



紫芝園漫筆

卷之四·五

| |
|------|
| 服部文庫 |
| 117 |
| 54 |
| 4 |





市花園漫

紫芝園漫筆卷之四



信陽太守 純德夫著

吾邦東夷之俗不以娶同姓為嫌如景行之皇子大和正
 以聖仁之女為妻其始也人倫之亂莫此為甚仲哀以
 息即神功皇后為妻仲哀景行之孫大和武之子息長用
 化之曾孫而與景行再從兄弟於仲哀為父之族姑安用
 以仁賢之女春日為妻安用應神玄孫之孫春日應神
 玄孫之子也此二者雖非右服之親而皆尊屬尤不可
 娶也敏達以炊屋即推古為妻其妹也舒明以茅渟王之
 女即皇極為妻天武以天智之女即特統為妻皆其從子也此

三者雖卑屬而皆朝親也亦不可娶之尤者也孝德以舒
明之女為妻皇敦良即後以皇居貞即三之女為妻皆其
同曾祖也孝德舒明之女俱叔達之曾孫此二者皆再從兄弟
而為婚也又如紆靖娶車代主之少女聖武娶藤不比等
之女皆其從母也雖則異姓而尊屬亦不可娶也凡此皆
其重而著者也他娶同姓疎屬者不可勝紀夫從子庶
姑兒報妹從父報姪禽獸之行也雖私為之莫大之罪也
况公然成婚乎下民且醜之如之何人主而莫知愧之乎
苟為人之上而有禽獸之行其何以為萬民之表哉厥後
中國聖人之道東漸人乃稍知禮義然其所聞僅見只

皇

弟叔姪為婚者則賤之而已娶大切以下義則習以為常莫
知其非上之人猶然况下民乎嗚呼痛哉

吾邦女主臨朝自神功始然神功以皇后奉太子雖專矣
猶守名分也至於推古則即位改元稱天皇一無所避豐
聰馬子為之也其後皇極持統元明元正孝謙皆授是
例然皇極持統皆皇女而先皇之后也不必賴大臣之
力而群臣奉之元明元正之女以蘇我氏之故孝謙之女
以藤氏之故也此三主者皆外戚所立也自古大臣外戚之
專害莫大焉逮乎孝謙之重祚寵僧道鏡淫行神器
臭聲流無自後不復立女主盖有懲也

織

窮

今之為大夫者有四等。能詭昏學問者上也。見有學者而悅之其次也。見有學者而不悅亦不忌。又其次也。見有學者而忌之。民斯為下矣。蓋能讀書學問者。幾以加焉。見有學者而悅之。是君子之徒也已。雖不能學。可與能學者同其功矣。秦誓所謂斷々休々者也。見有學者而忌。雖不若悅之。是猶有容者也。可以為善人矣。若夫見有學者而忌之。不啻已不能學。亦令人不得學。是賊人之大者也。秦誓所謂媚嫉之人也。尤不可以為人之上矣。國君能審此四等之人。而用舍之。則為政其庶幾乎。

伊仁齋豪傑之士也。所謂不待文王而小者也。初先生亦以伊氏為嚆矢也。豪傑之士也。然後伊氏而出。故其學雖不本伊氏而不能以伊氏為嚆矢也。

仁齋有不可及者三焉。學不由師傳一也。不仕二也。有子東涯三也。物先生不有一於此。

明明德。人君之事也。天子明明德於天下。諸侯明明德於其國。如諸侯而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受命之君也。自卿大夫而下。雖有明德。無所明之也已。

春秋僖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尤氏曰。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惡焉。杜征南註曰。隱惡非法所得。尊貴罪所不加。是以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

以感動之。知達之主則識先聖之情。以自厲中下之主亦信
妖祥以不妄。神道助教。惟此為深純。謂聖人畏天。故以神道
設教。後儒好言理義。將以滅神道。是無天者也。充失聖人
設教之旨矣。善哉。元凱此註。可謂知道者之言也。是故漢
儒災異之說。未可盡癢。善學者知之。惟漢儒大拘耳。

看字於古書未經見。東漢以後文間有之。曹大家東征賦
曰。看成臯之旋門。潘安仁西征賦曰。看天險之衿帶。屢以此
類而已。愚謂看之義。視也。古書有視字。無看字。後世俗語
不如用視字為古雅也。

言看不
言視故
文辭用
看字則
嫌成俗
語

便字作即義而用之。亦非古也。魏晉以降也。雖韓柳之徒用之。

予不欲劬之。為其嫌於俗語也。

書

尚畫無也字。蓋其文體然耳。六經論語無真字。孟子亦無
之。莊子乃好用此字為文。亦其所道然耳。

今之為士者。多無恒產。故雖有高尚之志。而不能弗仕。孟
子所謂為貧者也。惟不可仕於權門。勢家耳。權門者如
憲廟時牧野氏。柳沢氏是也。勢家者如本莊氏是也。是
故太上不仕。其次仕於王朝。其次仕於侯國。仕於權勢之
家者。民斯為下矣。

學昏者務寫法帖。其志期似古人。期似古人則可。惟得其
法而似七八。則可以已。今之學者。患在太似。以學之過也。

若畫似其所學之古人則是不及古人也何以言之字者
心畫也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古人之作字也其不同亦猶
是也是故晉必成一家方足貴已夫書莫工於右軍後之
學晉者誰不學右軍者而未有一似右軍者也雖不似
右軍然不失其為能晉各成一家學古人而畫似之尚
不足貴况似今人乎

近世東人能晉者未有過石鼎菴者本作菴字誤鼎菴者長崎人也
名學魯字貫御元祿間客遊東都通醫方能華音工
詩詞尺牘印章尤善臨池隸楷行草皆到妙處四十許
歲貧窮未見知於世因鬱悶失心而死人遂不知之惜

哉吾友安東壁少從鼎菴受業除醫方外皆盡其道書
最入室他人無及焉東壁亦不幸早世今也則亡豈不惜哉
林道榮者長崎舌人也與高玄岱俱以善草書知名然林不
及高筆法無變化故也但林兼諸體高非草字不能作此
則高不及林處世人特稱林者以此也已

細廣沢學文衡山而成行書甚佳予恨其太似衡山耳東都
人從廣沢學者衆矣亦莫不似廣沢至其尤者又大似廣
沢此皆學之過也先儒論詩曰今人之詩不患不學唐患
學之過也予於晉亦云

言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始以吳為終則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

天下大治是以天下言之文法前後不相照也古人之文亦有如此者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四子講德論二篇大意甚相似而文亦自相犯不知其孰先孰後耳是知子淵之所以望子聖子時君世在茲一事也

曹元首六代論陸士衡五等諸侯論皆以封建為治天下之要制而謂秦漢以後郡縣天下為失策真有誠之言言二子者可謂達經世之道矣唐柳子厚乃謂封建者非聖人之本意不得已之勢也遂著封建論文雖可觀矣要非知經世之道者也其實蔽於所習而未之深者

耳嗚呼自六朝而下王者之作不一而足未有能效三代之治而議封建者輔佐之臣亦未有以曹陸所論進說其君者何哉事遂流俗而不稽古之過也稽古而行末流猶不免於弊况經國而不稽古何以能久焉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豈不誠哉由是觀之曹陸二子之考學有所見哉然元首不甚聞士衡特以文詞見稱可恨

唐李華云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何故多事無諸侯故也豈惟多事哉自兩晉五胡之亂中分天下而其弊為秋有矣隋氏雖能一之而不久失之李唐中葉吐蕃內侵多事殊甚宋承其弊始見侵於女真終見滅於蒙古明氏克復華

復冠冕斯人自其中葉復患北虜萬方防之而不效卒舉
海內為虜有使蒼生為髡辮之俗此豈他故哉由無諸侯
故也此非後世經生輩所知唯深於稽古者知之予蓋有
管見焉嘗著論以證同志不識後之君子以為何如
獸之毛所以禦寒也鳥之翼所以飛也猫有毛而不耐寒
雞鴨有翼而不善飛天之賦物亦有如此者

沈休文安陸王碑多虛語少實語冗長可厭余每讀之不
能終篇六朝偶儼之文不可人意乃尔王簡栖頭陀寺碑
雖是佛語而却可愛

歐陽永叔書錦堂記稱韓魏公曰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

紳正笏不動聲也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
嗟哉言為相如是能事畢矣凡言宰臣之度唯此語盡之
嗟夫自古世必有相能如歐公所云者果幾人乎信哉才難
謂富國強兵為霸術者經術生之談也其實先王之道亦
唯是物已足食足兵非孔子之言乎蓋國而不富不可以
為國兵者所以守國也兵而不強不是以守國然國不富
則兵不強是富國又強兵之本也富國有道能盡地利則
國富後之為國者率不能盡地利見磽确礧鹵不宜嘉穀
則以為不用之地而不得求所以治之殊不知地若唯生嘉穀
而已則何是以養人哉天地有五土焉山林川沢江陵墳衍

夫

足

厚隱五者皆地也。人之所資，飲食衣服藥物器用，凡百貨財皆產於地。善治其地，則各隨其所宜，皆得其利也。然後以有易無，則用可足，而國可富矣。此謂盡地利。

民農為本固也。然地或有不利，農則不必耕織，若果不利，農則自炒鐵煮鹽狩獵釣漁，以至百工之事，莫不宜為者。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故善治民者，視其才性而參以地宜，而教之就事。因督實者而罰惰者，然民遂其生而庶富可致，此亦為國之要術也。

音

史記淮陰侯傳曰：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闕字無者，本秋人多不識，余閱五音篇海曰：闕丘月切也。本出俗字背

實其下
賦一字

篇是則音義與闕同，蓋俗字也。

楷書右軍之後，惟唐人為尤工。前則虞世南、柳公權，後則顏魯公，可謂極其妙矣。顏之後，寥寥焉。宋米南宮、明文衡山，非不佳，惜之適勁耳。元趙子昂亦手采有餘，而骨力不足。於二子當雁行也。其他皆不及二子。要之雖曰魯公之後無楷書可矣。

丰

我日本古時亦有楷書，如壺碑可見矣。惜姓名不傳耳。或曰三雲真人書。

鐵漿損齒，此方婦人用鐵漿和五陪子以染齒，每見男子七八十牙齒完者多矣。婦人則四十以上牙齒完者鮮矣。

此豈非鐵漿之貽害乎。世人乃謂鐵漿字南謬哉。
太宰子謂叔豫曰：子好文雅而厭人事，好文雅則君子矣，
而厭人事何也？叔豫曰：為其害文雅也。太宰子曰：昔曾子
省其身曰：為人謀而不忠乎？夫為人謀，豈盡文事哉？必也
俗事居多，如厭之已甚，則不忠莫大焉。叔豫曰：備遇矣。
自古英雄豪傑，多嗜酒，以其能消憂壯氣也。蓋男兒處
大事居大業者，動輒罹憂患，當其時也，非酒以壯其氣，將
恐其氣有所屈撓，而萎靡不振必也。斗酒自勞，然後有以能
左手大雅之中矣。古之聖賢，何獨不然耶？詩曰：微我無酒，
以敖以遊。論語曰：唯酒無量，由是觀之，雖孔子亦善飲也。

武成曰：既生魄。蔡氏集傳曰：生魄，望後也。新安陳氏曰：以望
与既望例之，則哉生魄十六日，既生魄十七日也。純謂陳說
得之。

毛詩東山序曰：說以使民，民忘其死。陸士衡五等諸侯論引
此語，而上有易曰：二亨。按此二句，出易兌卦象傳，而使民作
犯難。惟古人多引此語，皆如士衡所引。豈古時學者所誦
如此歟？抑易有異本也。
飲食之器宜小，蓋人之於飲食，易過難節，故或再進而後
饜，或三進而後饜，或六、七進而後饜，固不可限以杯、盃
之數已。但大器再進則不饜，而小器三進則饜，亦人之常

吾與冉求聞之故有此言夫冉求亦孔門高弟即令其說
此二章亦非必一日之事也集註必為一日之何哉

互鄉難與言朱子謂互鄉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余謂
本文只言其不可與友而已未可便說難與言善然言其
不可與友則難與言善之言自可見矣

史佚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善
哉斯語可以為修身之法矣

子貢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算也言今
之從政者皆是斗筭之人無足算者也朱子謂子貢之

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言之予觀本文未見有警子貢之意
集註謬矣孫瑯緒言有此說不可不考

世俗嫁女願其不及舅姑可謂不智也婦而不見舅姑猶人
而不見父母也謂之幸可乎子貢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
之不幸善哉

許叔微曰補胃不若補腎李明之曰補腎不若補脾余謂
腎者先天之元氣脾者後天之元氣二子之言各有所主
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也

本草家說豹齒骨極堅刀不能砍火不能燒有詐為佛骨
以誑俗若人識豹齒則知佛骨不足貴矣此博物之益也

臣若仁術也。世之俗醫，乃以是釣利。悲夫！陸仲遠常曰：「醫家之昏，近於仁；醫家之事，近於利，可謂名言也。」

曰：日本桓武天皇定都城州，受名郡，以擬漢之長安城，故名平安城。遂為萬世不遷之都。平安之名，豈徒然哉？後人乃稱洛陽焉，以洛為為京師之別号也。殊不知在漢，長安自長安，洛陽自洛陽，不可混同也。且洛是水名，水北為陽。我京師寧有是水耶？有洛東洛西洛北之稱，則其妄又甚焉。王逸少蘭亭記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此字在氏文法。

左

凡人年高而有望才者，雖三為人所忌，以其才氣勝人，圭

角露乎容貞之間也。如歐陽公則不然。醉翁亭記曰：「觥籌交錯，起坐而誼譁者，衆賓歡也。蒼顏白髮，頽乎其間者，太守醉也。此類句可味，有少者懷之氣象焉。」

醫書經絡所注為胸，俗讀音俞，或去月直作俞，皆非。字彙云：胸，商稼切，音楚，五臟胸也。純謂胸輸也。一作輸，去声。扁鵲傳曰：「因五臟之輸。」按韻會，輸字有二音，平声春朱切，去聲春暹切，增韻凡以物送之曰輸，則平声指所送之物曰輸，則去聲。

宜

人病有陽病^虛有陰虛，陽虛者多，陰者不宜多。仲景有大邪之逆之論曰：「微數之脈，慎不可灸。」見傷寒論今之俗醫治疾不問

陽虛者活，陰虛者斃，噫
鹵莽哉。

李太白袁州學記，不昏年号，但曰皇帝二十有三年三十
有二年，此用春秋記年法。至言厥士燥剛，厥位面陽，其材
孔良，則學焉，文高古可愛。

頌容也。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元結大唐
中興頌，美中有刺，似褒而實貶之。大要春秋之筆也。其曰
大駕南巡，正是天王狩于河陽之訓。其曰奉賊稱臣，譏玄
宗衰位，悲表歎朝臣為賊所辱也。其曰二聖重歡，譏肅宗自立，
無所受命也。蓋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乃如此，謂之二聖，亦婉
以

詞耳。

韓文公原道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
此二句且泛說，不必指仁義之道。仁義之德而言，下文曰：道與
德為虛位，其意可見。說者以由是之是指仁義言之，非也。足
字如至於足邦之是，非有所指也。下文必曰：非吾所謂道，非吾
所謂德也。然後乃說吾儒大本，領曰：凡吾所謂德云者，合仁
與義言之也。由此觀之，篇首第三第四句為泛說道德字
義無疑也。

文章著述，不以多為貴，惟欲其精詳。所謂閑涉世教，萬世
不磨滅，斯為美。古今作為文章，其昏滿家者，烏知多言必

三 謬耶。易曰：吉人之辭寡，豈不信哉。如李治僧喜撰有我廬歌一首，以不朽其名，令後人欽慕，可以為法。然則計不朽亦不在多事也。

死人之終也。故以疾終天年，是常也。其或死于忠，死于孝，死于節義，雖曰不幸，亦是士之本事，非變也。若夫不能守身，以致疾病，好貨好色，貪欲無厭，以死于刀鑿，一朝之念，忘其身，以死于兵刃，此乃謂變。而君子之所不言也。予亦無論焉。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蓋人臨死之際，一言一動，足以敵百年行事，豈不重哉。世之讀昏聞道者，素行或可觀，一旦病革而言不亂者，鮮矣。善哉。曾

子之言，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曾子之所以為曾子，而凡君子所當倣慕也。

天下之事成與不成，在得時與失時。故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要在一時字。秦誓曰：時哉，弗可失。俗人有對醫言：我欲服其藥者，亦孟子所謂教玉人彫玉者也。不智甚矣。自樂天太行路言婦人之情，委曲詳盡，不可尚矣。其曰：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若樂由他人，此兩句最有味。凡為人夫者，所宜嚴察也。

旅之六五，不言旅。程傳曰：五君位，人君無旅，旅則失位，故不取君義。經固聖筆，傳亦精矣。

離之象火也。物之麗者莫麗乎火。故大卦為離。離之為麗。猶亂之為治也。

詩以氣為主。且如荆軻易水歌。項羽垓下歌。誦之使人悲歌。慨非二子有豪宕之氣。能若是哉。今誦其詞。猶能動人。況當時聞其聲者乎。故為詩者。不可以無豪氣。若夫柔儒卑屈者。其詩亦足觀也已。

楊誠齋詩曰。日長睡起無情思。兩看兒童捉柳花。余謂此二句寫出閒適興致。如畫。及讀崔林玉露曰。張紫巖見此詩曰。廷秀冒襟透脫矣。紫巖所評。與愚見合。廷秀誠齋字也。

近世言文字者。皆謂焉字為助語。辭此大不然也。焉非語助。必有所指。如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故稱龍焉。故稱血焉。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殷有三仁焉。樂莫大焉。或孰甚焉。上焉者。下焉者。之類。是不得不著焉字。諸焉字。皆有所指。謂之助。則不可。知此義者。千古唯顏之推一人而已。其說見家訓書證篇。

君子之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医者之於病家。亦猶是也。蓋使知之。則啓疑慮。起爭端。將不利于病者耳。非有所隱而秘之也。

平安俗。率悅人以言。而無其實。咸上六曰。咸其輔頰舌。其此

之謂與。

吾國人言善治必稱延喜天曆延喜者皇敦仁年号天曆者皇成明年号也二皇吾未見其為明君是何是以言善治自今觀之上世教君史傳不詳無事實可考中古君當以二德皇為第一觀其高屋歌分明帝王氣象所謂樂民之樂者也孔子曰詩可以觀豈不信哉今試推本是歌所以作則其為善治益可知也延天二朝寧有是作乎

仁德天皇為皇子時百濟王仁見之曰皇子有登極之相後果如其言仁乃作雜波津歌以賀之後世稱仁善相予

謂仁德高屋歌真帝王之言也言心之聲也是有此心斯有是聲帝歌雖作於即位之後然其未立之時既先有是心矣是心即帝王之心也既有帝王之心則宜有帝王之相王仁所相必不誣矣

皇子廐戶乱臣賊子也大連守屋忠臣也知春秋者識之或向俗間四字或作三豈據乎曰觀礼註曰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賈公彦疏曰堯典帝曰咨三岳皋陶云外至三海泰誓序云作泰誓三篇是古俗三四皆積畫也故知三非俗字也

余每食誦李紳憫農詩一遍然後敢食欲知稼穡之艱難

也佛家有對食五觀法吾儒卻無此等用心何耶古人蠶婦
詩曰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沾巾遍身綺羅者不是養蠶
人此又煖衣者所當誦也

節族

或向樂有節族族者何謂也曰長之短之之謂節緩之急
之之謂族印奏字

溫酒易醉易醒且可多飲冷酒反是朱丹溪醇酒宜冷飲
論欲人少飲也若多飲冷酒則朱丹溪之旨而為害大矣
或向戒字曰有三義焉有戒飭之戒有戒令之戒有戒備
之戒如曰戒期是戒飭之戒曰戒勿越是戒令之戒曰戒不
虞是戒備之戒合而言之敬慎恐懼之意也今人大率以

為禁止之義謬矣

浮屠本游于方外者禪又方外之方外者也

周易經二卷傳十卷宋呂氏所定朱晦菴以為復孔氏之旧
今按經凡四十九百三十四字傳凡一萬五千三十六字合之
一萬九千九百七十字

賁之初九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如曾子易簣是已坎之六
四納約自牖如孟子之於夷之是已歸妹九二在古人衛
莊妻是已

姜

滿盈二字義不同滿是十分之意盈則過十分易曰水流
而不盈又曰坎不盈若下滿字則失其義矣

變革之事上順天命下應人心然後可行否則是以暴易暴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非惟革命凡事皆然故君子慎之

學易而尚占者當用左傳占法乃正法也如納甲乃術數家事非正法也然左傳占法非深於象數者未易知也故學者潛心於象數然後可以言易也

易者象也不知象不可以言易

書契以前固無是易書契以後亦無復是易老佛之間寧有是昏耶

邵康節渾身是易千古無是人物

讀易可以忘憂唐詩曰愁中卜命看周易此言不是蓋愁時看易使可以自廣何待卜筮而後知命不若葉平巖詩云困坐牕前讀周易不知春去幾多時可謂得易中趣矣一日余與客過市有乞兒求食客曰如今起卦將以乞兒屬何卦乎荅曰屬兌卦其義何如曰兌卦上其口為仰而餬口於人之象客悅

易本是卜筮之昏朱子此言正是千古秘訣不信此言者未足與言易也惟此言不易知耳

卜筮之人鬼神憎之以發其秘故也可不慎乎

行 邵堯夫詩云候門見說深如海三十年前掉臂掉臂不顧

之狀孟嘗君傳曰掉而不顧

兄弟之道常棣畫之其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形容人情莫此為切此其所以為周公之作也與

勤以濟事莫如早起惜以廢事莫如晝寢

辭有三一曰禮辭二曰固辭三曰終辭士冠禮註曰禮辭一辭而許也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士相見禮註曰固如故也

或問女子適人經傳或曰嫁或曰適人或曰歸其別如何曰按儀禮喪服註曰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公羊傳曰婦人謂嫁曰歸然則曰嫁曰適人通謂

之歸

畜藥所以備疾病也畜錢所以備不虞之費也畜德所以備死生之大節也平生雖有才望然臨大節而惑焉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君子惡多言經傳所稱昭之焉宰我子貢善為說辭而孔子每折其辯良有以也蓋多言之害大故內則擇子師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為此也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平安人謂細辛為水葵此物出賀茂里故亦謂之賀茂葵別有一種名細辛者是杜衡非細辛也本草云杜衡亂

細辛信哉

秦作秦前平秦時嘗言悅心莫如道理不亦善乎大抵悅道理者善人也識道理者哲人也得道理者君子也

平安有安并真祐者初為浮屠修親篤教父母死而焚之後出寺涼髮為儒其室号歸正菴貞享間著非火葬論極言叔氏之非文雖鄙俗其志可憫村田通信具原篤信皆為之序云

按州按又曰後 医李入門曰凡乳母但覺小水短少即是病生余按不独乳母為然凡人皆然不可不察

世之待賓客者惟能悅其口而不能安其心心者本也口腹

末也棄本而從末可謂誤矣昔孟子論事親謂養口體不若養志待賓客者亦猶是也故善待客者燕樂其心而略其口腹詩曰以燕樂嘉賓之心燕安也

孟子初見魏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遂極言好利之害其於存王則不非其好勇好貨好色而每言其因之可以王何獨於魏王不取其好利也蓋存王自知其好勇好貨好色之為疾而每以語孟子以明已不能為也其情可為為善而柔懦不奮者也故孟子因為巽言以導諸善耳亦其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於魏王則初見之際苟

巽

為選言以從王所好是則所謂為恐字合是客悅者而已之道將為其所屈是故首為法言以折利之一字或字此乃說大人之道君子守身之固所謂勿視其巍巍然者也若夫誦說卑屈苟合取容則小人之事無所適而不見辱焉孟子蓋惡之故也

晉荀當在楚鄭賈人有將寘諸楮中以出既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當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存太宰子曰人有德而知報之當也誠賢不自有其德賈人亦君子哉

天況又別見

旅爨一篇句：金璧字：珠璣真是人君獲身之神符守國之宝典所宜佩服弗措者也

宋儒解經每遇天字或云天即理也或云天者理之所從出也夫天也者天也仰視蒼々者是已何用解為且理者死物也謂天為理是死物視天也豈不謬哉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二則字皆承上之辭則不威字則不固七字承發首四字而言學則不固云者本當云則學不固今以字字在則字上是字法也然則不威三字承上四字則易見學則不固一句承君子不重四字則難見故伊仁奔以學則不固一句不承發首四字別為一句而謂人學則

不固不字則固遂以固為固陋之義雖亦通而失文理非字法故也

嵇康繫獄作幽憤詩惜自悔其無行康少負不羈之才不守禮法豪放疎懶傲世忤物遂用是取禍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者也至乃繫獄然後悔悟不亦晚乎康之才誠可愛而其人則非君子之徒也大抵六朝之士多此類亦風俗所使然也

奔梁間詩唯謝朓尤工自任昉江淹沈約而下唯樂府可觀而已其五言則古詩之變而未成唐律者也譬如美酒方敗而未成酥至陳隋其敗極矣尤無足觀已余嘗謂奔梁

以後偶儷之詞不若唐人排律
間詩唯謝朓尤工自任昉江淹之整齊以其似而非也

古詩十九首中兩有思君令人老句及音響一何悲句蘇武詩有慷慨有餘哀句十九首亦有之古人語相犯有如此者謝玄暉鼓吹曲全是唐律之詞

詩中用坐字無故之義也陸機詩體仄坐自損李善注曰無故自捐曰坐也張協詩百籟坐自吟李善注曰無故自吟曰坐也是坐字為無故之義也

詩三百篇盧令三章共六句二十四字為最少閔宮九章共一百二十句四百九十二字為最多祈父曰祈父二字句有駸曰振鷺鷺于下鼓咽醉言舞每三字一句閔睢

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每四字一句。行
露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每五字一句。北門曰。政事一埤益我。又曰。室人交徧譎我。
皆六字句。七月曰。二之日鑿冰沖之。三之日納于凌陰。
每七字一句。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十月之交曰。我不敢
傲我友自逸。皆八字句。短句止於二字。長句止於八字。邶
柏舟曰。覲閔既多。受侮不少。為對聯之權輿。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趙邠卿曰。民事不可緩之。使怠惰。
當以政督趣。教以生產之務也。朱註曰。言農事至重。人君
不可以為緩而忽之。純按。民之於事。緩之則怠惰。乃其常

情也。故孟子專言以政督趣。因引詩以明其義。緩字之
說。趙氏得之。如朱子則以為督趣人君。與詩意不合。其說
誤矣。

聞文王作興。作者文王作也。興者伯夷太公興也。聞文王作興。
五字一句。作字之下。微讀。趙邠卿謂文王起興王道。晦翁
但云作興皆起也。而不復言作興二字。所以並下。趙說固
非。朱註亦所謂語而不詳者也。

孟子好用幾希字。七篇中凡四言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
者。幾希。曰。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曰。其所以異於深
山之野人者。幾希。曰。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幾字朱子皆不音蓋如字說也四幾希義同朱氏於初
曰幾希少也次曰幾希不多也後則曰幾豈也豈希言不
遠也於後則曰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
一以為少義二以為近義豈有一言而異義者哉趙氏
誤矣當從朱氏皆解為少義也

孟子之文有極奇者焉而人不知以其自幼所習讀故也
如莊子別人多悅之而讀之不若讀孟子之習故每見
其奇已是以故誦孟子而不見其古文之字脫之奇者未能善讀者
也豈惟孟子而已哉凡古文皆然要在熟讀爾
宋儒好言公私必以天理之公人欲之私為言遂謂私為

私欲及語君子小人每以公私為言意謂君子之心至公無私
而小人之私而已矣遂欲令人盡去其私謬矣夫人焉得
無私乎哉蓋公私之為言非謂善惡正邪之謂也謂朝廷
為公則士大夫之家為私謂衆中為公則獨處為私謂顯
處為公則隱處為私謂外為公則內為私謂他人為公則
親戚為私謂世上為公則家人為私謂父母舅姑為公則
夫婦為私是公私之為言也其用不一如此大氏以外內顯
微言之也不然經傳多言私者如皆以私欲解之則失其義
矣從宋儒說則顏淵之私亦將為不善至若後漢昏或
謂第五倫曰子亦有私乎是乃私欲之私也已宋儒之謬實

本於此也。

宋儒有云聖人無欲此言非是人之有欲人之情也無情非人孔子之言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亦人也焉得無欲特不縱欲耳若果無欲則與死人何異宋儒云聖人之心渾然天理是以聖人為木偶人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周茂叔曰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誠立明通孟子但曰寡欲不曰無欲茂叔乃欲至於無是欲死灰其心者也若果死灰其心是滅性也然人心豈可令如死灰哉茂叔之言亦空論也已

宋儒所謂聖人莊周所謂渾純也

宋儒動輒言當於理此大非是夫理者物之脉理也有逆順無當否知曰順理逆理則可言當否則不可古來合理與義而言之未失其本宋儒誤以理為義不知理自理義自義遂有當於理之語亦不詳字義之過也

宋儒不識道其所為道特為程氏比耳宋儒見程氏之談其道為甚妙以為吾道不若彼於是創程氏所性理之說將以是與程氏抗殊不知程氏之道止於治心故出家齋親乞食以為生坐禪於樹下石上以治其心吾道乃帝王治天下之道其與程氏不可同年而語者也夫程氏之說心性至精至微宋儒雖苦死摹擬竟不能及

無

韓昌黎所謂術業有專攻者。叔氏有焉。然愈精愈狹。愈微愈小。宋儒忘其食太牢。服充冕。坐廟堂。進退百官。以治天下。而慕彼狹小之道。此之謂自小。宋人唯歐陽永叔為有識。以其非伊洛之黨也。後儒乃以文人視之。惜哉。

寬政七乙卯歲土月五日并校

紫芝園漫筆卷之五

信陽太宰純德夫著

君子慎言不啻不敢忘言方其出言也可文不可虐
昔魯臧孫紇如齊唁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
衛侯其不得死矣其言糞土也鄭代陳子產獻捷于
晉晉人向故子產答之不窮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
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用不祥乃受之仲尼曰志
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
行而不遠晉為伯郟入陳非文辭不為切慎辭哉易
曰脩辭立其誠脩辭_者文之之謂也曾子曰出辭氣斯

遠鄙倍矣亦言文之也

辭者言之文也言成文謂之辭子產相鄭伯以如晉
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
納車馬為士文伯讓之子產答之有辭文伯復命趙
文子曰信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為告侯見鄭
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
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
何其親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
之莫莫其知之矣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古今通稱也書曰有
鰥在下曰虞舜是時舜且二十四而岳呼之曰鰥則知
凡宜有妻而無妻者謂之鰥不必老者寡亦猶是也
如言卓文君新寡可見己孟子蓋言壯而無妻無夫
猶可但老而無妻無夫乃可以為窮民也左傳齊崔
杼生成及彊而寡杜預曰偏喪曰寡寡特也是夫
夫無妻謂之寡也

春秋時人見於經傳者同名甚多不遑枚舉其中
有哥者鄭有公孫段印段皆字子石楚有屈建太
子建皆字子木世為同朝同時同名字齊莊公時有
二賈拳一侍人一勇士世為同朝同時同性名皆可

謂尤哥周有召公過內史過魯有臧孫紇叔梁紇季
孫紇有叔輒叔孫輒晉有外嬖梁五東側嬖五有公
思展左師展有左行共華右行賈華有不郟慶郟其
郟有狐偃卜偃有趙盾欒盾有趙穿韓穿有魏犇
卻犇有鞏朔趙朔有狐溱卻溱有士魫欒魫有士鞅趙
鞅有欒盈知盈齊有國佐慶佐北郭佐有晏弱國弱有
公孫寬司馬寬有國書陳書東郭書衛有公孫得
樂得知有公孫鉏徐鉏又齊慶封析歸父皆字子家
公孫捷北郭佐皆字子車鄭穆公十一子有公子嘉
公子士皆字子孔楚有司馬子期而公子結亦字子

期秦有逢孫揚孫楚有公子棄疾宮廐尹棄疾有
鬪成然蔓成然衛襄公名惡而大夫有石惡齊惡此
為同朝同時同名或同字次哥而衛君與二臣同名
更哥齊有國觀陳左傳權衛有北宮佗祝左傳駝字異而
晉亦同哥晉有二士句一稱范宣子一稱士文伯楚
有二屈蕩一魯宣十二年為左廣一魯襄二十五年
為莫敖異時同朝同姓名亦同哥郟有公孫薑後獻
公名薑宋有公孫固後共公名固君臣異時同名亦
哥郟有公子偃字子游駟偃字子游異時同朝同名
字亦甚哥齊有國歸父析歸父異時同朝同名亦

哥周王子克字子儀邾子克字儀父異國同時同名
同名字魯有公孫嬰齊楚有公子嬰齊晉有趙嬰齊
鄭有公孫黑肱楚有公子黑肱陳有公子御寇楚有
屈御寇魯有仲孫何忌楚有苑何忌魯有秦董父邾
有印董父吳子名壽夢城有大夫壽夢異國同時同
二名亦哥邾齊皆有公孫薑鬻楚皆有王孫賈
異國同時同姓名周有號公林父晉有荀林父齊有公
子彭生魯有叔仲彭生魯楚皆有嬰齊後滕宣公為嬰
齊齊有管夸吾晉有公子夸吾齊有陳無宇楚有甲
無宇邾有公子去疾晉頃公莒著丘公皆名去疾晉

有陽處父魯有欽處父異國異時同二名魯有公孫
歸父齊有折歸父皆字子家邾有公子歸生蔡有公
孫歸生亦皆字子家異國異時同名字亦哥楚有仲
歸字子家亦可謂同名字鄭有行人子羽衛有亦行
人子羽雖不同時抑亦可以為哥矣然鄭頭而衛不
甚顯也孔子弟子魯人偃字子游豈有慕於邾人耶
齊泯王時又有王孫賈則為異時同姓名也要之古
人名字亦時俗成風也故周有周俗戰國有戰國俗
秦漢有秦漢俗觀其人後先同名字者至于數人可
見矣胡元瑞詩數錄唐人同名者甚詳其實歷世皆

然故讀書者須審其人不可錯認

穆天子傳後人擬作無疑蓋左傳載楚右尹子革稱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大史公據是以作本紀之言意者古來有此說乃擬有所以構意也其中多殘缺乃向作奇字亦所以見其為古書而却不能掩其偽也然其事與其文皆奇怪實不妨為古書特少典則耳

齊景公有馬千駟見論語魯昭公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高衛革車千乘見左傳齊固大國宜其有千駟魯不及齊而亦能有千乘是可以見古者侯國兵足

也至於晉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又大於齊魯

學而時習之皇侃以為凡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學記云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是也二年中時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又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三日中時學記云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是日日所習也純謂皇說固好惟孔子言時習恐未必兼三時蓋三時中以身中時為本下二時皆在其中故余斷以時為

及時因以皇所引學記及內則語為之徵孔子嘗曰
少成如天性習慣如自然亦及時之說也苟學而及
時矣寧有及年中與日中之時而成者哉

子路愠見見發見也愠怒之色見於面也古註無解
刑曷云愠怒而見向於夫子則以見為進見也由知
德者鮮矣王肅註云君子固窮而子路愠見故謂之
少於知德者也王似以見為發見以為進見則彼註
不必言見

畏大人大人謂尊貴之人也孟子所謂說大人正與
此同何晏云大人即聖人則下文畏聖人之言為重

復其說非也蓋天道冥々帝心叵測所謂上帝孔威
故其命最可畏大人喜怒無恒不可得狎所謂人主
亦有逆鱗故次可畏若夫聖人之言信而有徵行諸
天下垂諸後世莫之能違故更可畏畏者惶恐之
謂也

日知其所亡者知新也月無忘其所能溫故也

詩用自字從字或以為詩語余按史記舜紀曰自從
窮蟬以至帝舜

夏后稱王於夏書六見其一甘誓王曰其二五子之歌
王府則有其三胤征胤后承王命徂征其四先王克

謹天戒其五以干先王之誅其六爾衆士同力王室
商書亦曰夏王殷天子稱王於商書數見不可枚舉
周書亦曰商王明是夏殷二代皆稱王也故周人常
言三王史記殷紀云於是周武王為天子其後世貶
帝號號為王不識太史公何所按已豈為秦漢稱皇
帝遷意以王號為不尊耶蓋遷意亦為俗習所牽也
善哉韓退之曰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為聖一也
是為得之以王為不及皇帝者秦人之妄說也
殷本紀云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周本紀云西伯陰
行善二陰字非文王所宜用蓋此等語皆出於後世

之士也夫善豈可陰行之乎凡陰云者皆對陽之言若
陰行善則將陽行不善乎此常人所不肯為而曰文
王為之乎此太史公所未聞道也

項羽名籍羽自稱必曰籍是也史記本紀載羽既殺
上將軍宋義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
令羽誅之紀中唯此一處羽自稱曰羽蓋記者誤耳
高祖帝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
丈夫當如此也純謂高祖之志大矣然凡為士者不
可無是志夫生而無事與犬馬同死死而填溝壑者
非男子也

傳云司馬相如慕蔣相如故名相如按先是文帝時有東陽侯張相如豈亦有慕於蔣相如邪又直不疑之子亦名相如

書牘有電覽電矚之語電謂人之目光也晉王戎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如巖下電後人因以電為目之美稱故以物示人曰求電覽曰請電矚今人誤以電為急遽之義有一儒者語人曰嘗電覽某書此不究本之過也

凡有生之物皆有自食之道嘗觀禽獸之小必仰食於母稍長即知求食及其成也皆能自食不復仰父

母雖昆蟲之微莫不皆然物已然人豈不然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夫既有成而耳目鼻口四支百體莫不如人是父母之於我既竭其力矣我於是可不思所以自食乎今夫乞丐之人不能自食人賤之告夫疲癯殘疾待人而食者身骸苟完而不能自養生致窮困與乞兒何以異哉可耻之甚也

何充善飲刘恂常云見何似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予於平子和亦云

陳蕃年十五嘗闲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薛勤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

安事一室乎周敦頤憲前草不除人問之答曰與自家意思一般二人事相似而其志之大小高下不啻霄壤宋儒乃稱茂叔何哉以予觀之仲拳之言真大丈夫之言也茂叔特似禪家者流耳

北齊景宗既滅東魏殺元氏之族殆盡定喪令元景安欲請改姓高氏其從兄景皓曰安有棄其本宗而後人之姓者乎大夫寧可玉碎何能瓦全純謂景皓知道之人哉我東方之俗易姓如店容易席視棄其本宗如脫躡近世尤甚豈不皆景皓之罪人乎吳世家之懼猶不足而又可以哂乎純按哂當讀為

盤樂也左氏作樂

文有以一字該括數言者如左氏記晉天子申生之言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袒弓則曰君安驪姬安之一字該括左氏三句史記齊世家曰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鈎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偃立之是為桓公魯世家則曰魯欲內子糾於齊後桓公後之一字核括齊世家數十字非袒弓文工於左氏齊世家文不若魯世

家其實行文各有所宜也李空同蓋嘗有論云
戚衛地名孫林父之邑史記字皆作宿唯獨趙世家作
戚吳世家云季札自衛如晉將舍於宿索隱曰太史
史公欲自為一家事雖出於左氏文則墮義而摠評
林董份曰太史公雖欲成一家必不改戚為宿此乃
誤耳純按衛世家言戚數處字亦皆作宿是太史公
不應如此誤蓋戚地有二名猶祝其實夾谷也或讀
宿為戚者恐非

晉世家叙文公首稱重耳自少好士太史公世四字
說盡文公心事蓋文公以出亡藥子而能復其國且
成霸業實以好士得之

晉文公之妻齊女謂重耳曰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
懷女德女德猶尚書言酒德德字亦有如此用法
楚子累世二名倘有三名者莊王而下始有一名其
二三名而曰熊某者二十九君蓋以熊猶之氏族也
荆蠻之俗乃爾如王羲之六世名之則古今一奇事
也我日本人必二名而亦必累世同其一各如楚子
累世同熊之名實亦夷俗也然世中古以來之事上
世不必然也
越世家所紀越削國於夏后少康時以至勾踐之父

允常二十餘世云夫允常與吳王闔廬戰在周敬王之世上云少康時千五百餘年要當歷數十世而曰二十餘世豈每世七八十年方傳其子耶其說蓋謬也甫慎楛矢者武王所以分陳胡公胡公受而藏之所謂分器也雖數百歲之後陳人豈不聞嘗有是事哉乃在朝皆不識其物而尚諸孔子然後併故府而得之乎家語傳記之言皆不可信也

俗語謂往曰去唐人詩中時用之如李白云一為遷客去長沙樓穎云一去姑蘇不復返是已按吳越春秋越王夫人哀吟云離我國兮去吳去字亦往義言

去越往吳也是則古人亦用之解唐詩者以為用字之誤不深考耳

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鄭康成曰君子士已上純謂凡六經傳記言君子者皆當如此解宋儒分成德在位大夫古義

玉藻又曰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鄒注曰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魯成公時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之類夫聘者國家典禮也大夫為君出使非聘則猶謂之私事使言君之私事也國家典禮謂之公事其非國家典禮也雖卿大夫

為君出使亦謂之私事斯可以知公私之字義宋儒備
口使以天理之公人欲之私為言豈知字義者哉

吳越事在春秋內外傳記之頗詳至於吳越春秋則
詳焉然其書出於漢人事多涉傳會近誣罔文雖可
觀要不可盡信也已

吳越春秋多用前字換先字豈撰者有所避乎

越絕中多以邦字換國字如稱齊大夫家曰邦鮑晏
蓋亦避諱也

漢高帝子孫為帝為王為卿為卿大夫為士為庶人
者無慮數十百人布漢西漢就中推其賢者當以朱

虛侯章為第一觀其年纔弱冠而為酒吏放歌於呂
太后前自拔劍斬諸呂亡酒一人其英武為何如哉
且所作耕田歌其意甚善可謂有識已卒之能與
勃共誅諸呂而復漢氏社稷在宗室中章為首稱真
高祖之孫哉如孝文得高祖寬大而英武不足特可
以為昇平之主耳後唯光武帝於高祖頗為具體考
其事可見矣

古文敘事間有插入注解者如陳丞相世家叙王陵
事曰以善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祖雍齒
高帝之仇六字是注解本當云以善雍齒而陵本無

意從高帝而於篇中未見雍齒則恐人不知其何為者而惑焉故於雍齒之下括此一句以明其意亦一法也

伯夸傳云肝人之肉讀者每疑肝字雖注史記者未有明解殊不知文自有反句之法左傳云室於怒市於色言怒於室色於市也肝人之肉當云肉人之肝也肉猶言魚肉之也如韓昌黎文云衣食於奔走亦此法也唯詩亦有之如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黃鸝高於五尺重高化為白鳧似老翁久拚野鶴如雙鬢詩家謂之倒妝句法即所謂反句也

如

吳起在魏久之公叔為相害吳起欲去之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即教之計公叔如其言魏武侯果疑起起行太宰子曰吳起之智而不知為公叔之僕所賣悲夫太卜管尹曰知有所不明其此之謂乎

晉陽秋云王戎遭母憂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碁弈而容貌毀悴杖而後起余謂戎心不毀禮父母之喪三日不食既殯食粥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菓寢苦枕塊練而食菜菓所以瘠也然尚或不畿瘠者哀有深淺耳安有飲酒食肉而容貌毀悴者乎又况杖而後^起戎者竹林舊阮之侶必不然余於是

知記者之妄也

凡人飢則神慘飽則氣壯疏食水飲不能飽所以神慘而善哀也食草木之滋者猶有飽况食肉乎既食肉又飲酒必飽且醉氣壯神旺欲無忘哀其可得乎所謂飲酒食肉而容貌毀悴者吾未之信也

郭子玄之注莊子也人以為奇自予觀之奇則奇矣然全是當時名理之譚子玄特其雄耳未足以知莊周也

晉中興書載阮思曠嘗言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晉有世人物哉

南齊太祖哥愛張思光時與欵接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余謂世亦自有如此一種人古今不異裴大記言喪食曰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鄭康成註曰二十兩曰溢粟米之法一溢為米一斛二十四分升之一據孔疏世自百二十斤為石言之石即斛也一斛重百二十斤則一斗十二斤斤十六兩則二十斤為一百九十二兩十分之為一升重十九兩二錢一溢二十兩內減十九兩二錢餘八錢是於十九兩二錢為二十四分之一故曰一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也陳澔禮記集說云一溢二十四分升之一

也脫一升二字失之惟尙傳註爾云則似非誤也小爾雅云一手之盛謂之溢喪禮所謂一溢米當以此解也鄭說愚竊疑之

後漢司馬德操與人語莫尙好惡皆言好人有自陳子死答曰大好妻責之曰人以君有德故相告何忽聞人子死便言好德操曰卿言亦大好蒙求標題曰司馬稱好言好是俗語世說註引別傳好字皆改佳雅則雅矣不若存俗語之有趣歐陽永叔修五代史至記人言則往往存俗語而不改蓋為此也司馬子長作史記亦有一二用俗語處其急可知已其實雖

經傳古書安知其決不用俗語哉何者俗語亦有古今之異古時俗語後人不得知耳朱晦庵嘗疑尚書盤庚中極難讀難解處恐或當時俗語也亦未可知已

蔣相如傳云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蔣相如前已云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至是何故相如上加姓又加趙使者三字蓋秦王初見相如於列觀禮節甚倨相如答之因言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秦王乃齋更行重禮以廷見相如故大史公書

曰引趙使者灌相如異於前見之列觀者也此子長
為文不苟處

蘇秦傳有揣摩字本出戰國策乃蘇秦所學於鬼谷
先生二字實見鬼谷子之書所謂揣摩摩意是也註
家多異義高誘云揣定也摩合也江邃云揣人主之
情摩而近之二說皆未的切江邃較為近之要之古
書間有此等言不可以訓故求之者必欲字為之解
則惑矣如詩掘冢鞅掌禮記頊獲充誣斯須須由史莊子
函莽滅裂乃後世俗語等閑寧馨庶莫之類莫不皆
然讀書者須得其意以通其義為文者亦須得其意

而用其語則庶乎其不差矣若視字而求的切之訓
則不可得已

予嘗語後生少年學文者曰諸生欲為文須學李牧
兵法少年曰何謂之予曰李牧為趙將居代鴈門備
匈奴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
士匈奴每入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
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士卒日
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選車騎精士卒悉勤
愈益習戰匈奴小入伴北不勝後單于大率眾來入
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

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李牧兵法猶射家所謂發于持滿之末者也學文亦如世多取古書孰讀數歲文心稍動輒欲操觚於斯之時且須含忍未作却復取古書數部孰讀精思一兩年胸中憤懣欲作之心勃勃不能自己於是因事構思授筆余辭則如瓠水去室亂絲抽緒無所費力雖有工拙其成則易世與李牧兵法之意相似者非歟客悅

鄒陽諫吳王書勝獄中上書梁王太史公作傳載獄中書而不載諫吳王書何哉

大史公之文變法甚多不可提著唯刺客傳記燕丹與鞠武言與田光言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世二處文法不易一字不使田光與荆軻有重輕也多變法之中又有必不變者即是變法

凡註經書引先儒當詳其姓名如皇侃論語疏至刑昺疏悉去其名而稱孔曰馬曰可謂疎略也後來朱仲晦註諸經引先儒於其所尊則稱子於其所敬則稱字其餘則例稱氏似精而實疎略也蓋孔君前臣名父前子名師有父之尊為師前而弟子固當相名

觀於論語可見矣則雖先賢豈得稱子稱字於聖經中哉且姓氏非所獨但稱姓氏不書其名則後之看者何由的知其人是徒沒先賢之名不仁也安石敬其人也斯義也吾聞諸物先生予又按公羊傳云州不若國國不如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晦菴之稱先儒蓋援此例也殊不知傳所云是春秋之例宜曰註經之法乎

秦二世時趙高為中丞相言以丞相侍中也日本中古以來有內大臣即中丞相也

凡大人云者皆以仁而言謂人君也如易利見大人

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其後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大怒下吏欲誅之大臣皆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請救於平原君平原君迺往見孝惠帝臣陶孺說之以救辟陽侯之利陶孺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文帝亦使吏捕平原君欲治之於是平原君自剄夫喪具稱家之有亡先聖之謨也為朱建者但當為其母歛手足形還葬而無槨人豈非之年禮曰求仁者之粟以葬何用辟陽侯金為惡在其行義不苟也縱使建全首領尚為不

孝况終為辟陽侯死乎為建也母者如果有知豈安
五百金之厚葬而不哀其子之自刎哉人而不學其
過大矣是故六言六敬皆在不好學可不懼乎

史稱季布寄書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
通曹丘生欲得竇長君書以詣季布長君曰季將軍
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
大怒待曹生曹生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
百斤不如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
且僕與足下皆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
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說引入留數

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論語畏大人禮記大人溺於
民孟子有大人之事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
義所在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說大人則貌之
勿視其魏然之類皆是也何平叔註論語云大人
即聖人與天地合德其則下文畏聖人之言為語複
其說非也趙邨鄉註孟子不失其赤子之心章云大
大謂君國得之宋儒以大人率以德言非也唯陳澧
註禮記云大人謂天子諸侯也得之蓋緇衣大人不
可以德而言故也余謂大人字不必註古人無以佞
而言以德而言之異故也君子亦然

然

大人者對小人而言君子亦對小人而言則君子與大人若無別然雖論語云君子有三畏而云畏大人禮記云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則君子與大人實亦有別也陳澔曰君子謂士大夫大人謂天子諸侯此說得之

漢平原君朱建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審食其行不正得幸太后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平原君母死家貧不能治喪陸賈與平原君善於是往見辟陽侯曰前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

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太宰子曰季布忼慨之士以然諾見稱於時然其於曹丘生也始以其非長者而惡之已甚及得其謨言於相見之際也卒說之又已甚何其謬哉豈非好名求譽之病邪然則布平日喜面折廷爭欲斬樊噲之類實為名耳何足尚哉布之不取辱者幸已孔子曰枵也欲焉得剛夫所謂慾者豈特聲色財利之謂哉凡心有所耽嗜皆是也苟有所耽嗜則心失其正而百邪由是入行義由是虧自古號稱英雄豪傑者往往坐此謬身悲夫記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君子之教

也

大學在親民程子以親當作新非也鄭康成無解古
義只作親愛之意王陽明辨之是也按韓子云者先
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亦可以為親民字之證
也

聖人之道譬如嘉穀諸子之道譬如毒藥夫五穀者
所養以人也苟有烹飪失度和齊失宜飢飽失時飲
食失節而停滯不化則雖黍稷梁稻之美亦不能無
害於人是則穀亦有時乎傷人也毒藥者所以治病
也人有為穀所傷而病者医用毒藥以治之於是雖

寒如三黃石膏熱如烏喙附子泄下如芒硝巴豆吐宣
如瓜蒂參蘆皆在所用是故當治病則雖大毒尚且
用之况小毒乎夫五穀者中和之味也故人恒食之
以養性命藥物有偏勝之氣病者服之以除其患特
其用之也所謂適可即止不必盡齊耳夫聖人之道
大中至正固可以治國家於永世諸子意在救時是
以言人人殊而各有所當雖則偏見見見苦善用之誠
可以救一時之弊特不禮樂之保治於永久耳亦猶
藥物不可恒食也惟人不能無疾藥為可廢雖聖人
之道而百世之下不能無弊則諸子之言亦為可廢

然穀之傷人非穀之罪禮樂之失寧聖人之罪哉此皆在人人亂之人治之何獨於諸子屏之余固有取於諸子諸子見周季之衰亂而言詩書禮樂不可以治天下猶人傷於飽滿而言五穀不可以恒食也後之悅諸子者執其所好謂是可以為天下猶見大黃之導滯枳實之消痞而言藥物可以養性命也鈞之惑也夫釋氏亦猶諸子也

吳起為卒吮疽事見韓子太史公載之本傳事同而文則史記勝韓子

三代以前無文人自戰國而下乃有文人屈原其文

人之祖乎夫自墳典丘索浩浩載籍皆成於文人之手也何得謂三代以前無文人乎蓋三代以前作文字者非史臣必學士大夫傳先王之道及與政者故其所作文字非國家典籍必先王法言也此三代以前掃觚者所以不可目以文人也如游夏二子在孔門以文學而未敢以文人目之也他如楊墨以下諸子皆著文字以互言然人亦未敢以文人目之蓋以彼皆為其道而立言也至屈原所作雖曰天下至文而千古絕藝然其言非述國家之典亦非明先王之道特務麗其辭以宣其憂鬱之思而已豈若當時諸子

各自立言以成一家哉世其所以不過為文人也至
宋玉則又滑稽諛佞不足道也在漢則司馬相如實
屈宋之流也夫屈原者楚宗臣也懷王昏愚不能任
賢使能一為張儀所欺再惑於鄭袖卒入武關而客
死于秦原也於斯時不能有為憂鬱苦思而作離騷
雖可以泣鬼神而於楚國無小補焉則所謂雖多亦
奚以為也故余以為原之辭賦特以自明而取憐於
後世耳彼若致其忠誠而與陳軫之屬謀國事務為
懷王匡救其惡顧不可哉不然以其死于汨羅者死
武備之事尚愈於懷沙此竇武子之愚所以為不可

及原蓋求之有知也要之文才有餘而無大臣之節故
也余故曰屈平者文人之祖也司馬長卿者平之流
也若左丘明賈生司馬子長者皆經世之才不可目
以文人也嗟乎西漢以降何其多文人乎

司馬長卿之文唯諫儆一書典雅質實簡明的切真
為蹇、愛君之言所謂法語也毋論當時武帝之見
聽與否可以傳之後世為人主垂戒也他作則皆繁
辭冗長雖極宏麗而不濟用老子所謂美言不信辨
言不善者也易云凶人之辭多其若儔之謂乎

屈宋司馬文辭固實而無補於時故皆不得稱賢且

可目以文人也然屈之意可憫而宋之淫靡司馬之逢
迎則可憎其實此二字者皆所謂阿諛逢迎之徒也
巧言亂德文人之文奇巧言於筆者也

彥嶺侯令函人作鐵甲而成欲試之矢函人曰君必
試之臣能以身當之於是函人擐其所作之甲向射
者而彥嶺侯命善射者以強弓勁矢利鏃射之中
曾鏗然矢躍而不入函人立卓爾彥嶺侯曰善吾既
試其前矣未知其後奚如欲試其背函人釋甲而跪
曰臣未慣作怯者甲請辭彥嶺侯曰吾過矣賞之以
金而罷去

太史公以汲黯鄭當時同傳予甚憾焉蓋長孺之直
則國家之所以為重輕千古以來一人而已莊也雖
亦一時之偶而非難得之人也豈得與長孺比肩哉
古之寶龜者必藏之廟故莊子曰吾聞楚有神龜死
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藏龜必有室
龜策傳曰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所謂龜
室者廟中一室耳朱晦庵註論語云藏文仲為藏龜
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栒也意謂藏龜之室非廟
中而別作一室也豈不謬哉
飯蔬食孔安國注曰蔬食菜食也皇侃本蔬作蔬仍

如孔義純按鄭康成注喪服傳云疏猶羸也此說得之蓋喪禮既虞疏食水飲不食菜果若據禮註以疏食作菜食則與不食菜果之文相妨也晦庵註論語亦以疏食羸飯也是從鄭箋也故余今定以鄭說為是不取孔注為皇本作蔬更非經傳言疏食者數十處未有作蔬字者也若從孔注則食如字見釋文

自古作傳註者如易大傳聖筆妙不可言也次則左氏之奇而莊肅公穀之簡而古質亦何敢議焉自漢至唐注經史諸子者數十百家余唯以杜征南春秋傳集解為第一毛公詩傳立於訓詁無論也鄭康成

之注三禮雖存古義時惑識緯此其失也他不及元凱郭子玄之注莊子雖工然要其歸皆當時所尚各理之談故無取也酈道元之註水經行文極工不可以注解視之此亦諸家所未有也下焉不及先儒自孔穎達凡疏家皆傷於繁至宋儒創新義注經以性理為說邪誕^終紕繆害道尤甚於其中如程伊川之注易雖工非而正義胡康侯之注春秋雖詳而過乎刻剝朱晦庵之注毛詩以勸懲為說尤失其義註四書殊為謬解唯易本義專以下筮為說實得本義且其一為文亦簡而不冗與晦庵他註異唯繫辭注多謬說

不取也蔡仲默之註尚書雖亦性理家之言然於解正文委曲詳盡使讀者欲忘其信屈聳牙則亦有小補於童蒙陳澹之註禮記雖鄙俚亦能令難說之書若易讀然則不為無益於初學宋儒注經唯此兩三部有可取者為餘皆不足道也歷選古今註家唯司馬貞史記索隱張守節史記正義林逸希老莊列口義最為純其心銳劣淺學不足取己五臣文選注亦然司馬貞索隱述贊自有述贊以來未有若是之拙者也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士大夫為君子庶民為小人達

者自此達彼也士大夫能上達天子諸侯而知其道故曰上達庶民尚不能知士大夫之道况人君之道乎直能知鄙蕪其心復猥瑣之事而已故曰下達古註謂本為上末為下謬也宋註乃以天理人欲為說其謬尤甚

下學而上達下學猶言下問下文也謂以尊而學於卑以貴而學於賤以賢而學於不肖也如曾子所以能尚於不能以多尚於寡亦皆是也達者自此達彼也上達謂以士大夫而知天子諸侯之道也耻下學則學不博非上達則不大下學而上達君子之能事

也故夫子以此自居也孔安國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其義非也朱註殊不可曉也

宋儒好言體用體用者何謂如刀是體斷物是其用也體用之說出於釋氏儒家本無之凡釋氏說書有種種名例以便於論辨如曰體用曰能所曰依正曰人法曰真俗曰持業釋曰依主釋其自頗多能所猶賓主然且如殺人殺者為能殺所殺者為所殺是也依正者依是而依之境正是能依之物且如一國一家國有君臣百姓家有父兄子弟奴婢國家為依報君臣百姓父兄子弟奴婢為正報報者言因業所得

也人法者法猶事業也有是人必有是事業故曰人法此二者執之則謂之人法二執空之則謂之人法二空真俗者謂道為真諦世事為俗諦諦審也持業釋者直指是物是率而言如曰魯國言魯即國也依主釋者依是主而得是名如曰周公之國是也佛家名例若此之類亦甚煩碎可厭也唯如體用能所及持業依主二釋且假之以說吾儒書亦不為無用然體用宋儒已取之他未之言也如孟子云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親遠臣以其所主以能所言之則自分曉又如言堯舜之君堯舜之民句法同而意則異堯舜

之君是持業釋堯舜之民是依主釋故不同姑錄所見以誌讀書者

凡士大夫年七十還其事而退謂之致仕致猶還也荀子有致仕篇乃言人君招致士之仕進者此亦字同而義異者也不可不知也

說劍決非莊周之書周之道不令人悅己不以天下易其生安有為太子惺游說趙王乎若不幸觸其怒則周之身命不懸劍刃者幾希而周豈肯為之哉故余以為決非周之作也况其文亦與周之他文同乎荀子議兵篇列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刑措

之字與管子同意亦可以解周紀刑措以是益見後世言刑措之誤也所引傳者孔子之言見家語始誅

扁

唐人前薛訛詩人也今讀唐詩者以能音為台非也當從本音讀按史能字大拙是乃以才能之能為名也台音與台同三能星名字書云

荀子文不及孟子然亦多奇字奇語實古文也三十二篇中唯正名篇尤奇崛難讀其餘語有精粗句有峻易要之不堪誰讀揚倅註頗分曉荀子多用綦字揚倅訓極

荀子成相篇為韻語如賦每章繳以七言句是七言之制柏梁之前已有之也

莊子言天與聖人無異其所謂直者即中庸所謂誠也無為云者真之用也曰真曰無為皆自然之謂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則莊子之言天言真初不拂聖人之意也中庸又曰誠之者人之道也此聖人之所以教而此樂之所由作也老子乃以為人偽是不欲誠之也也老子之徒故書中但言真而不言真之是言天道而不言人道也此乃與聖人異余故曰老莊知天而不知人為其以人道為偽也荀卿曰

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知言哉



